



西班牙共产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文件集



西班牙共产党 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文件集

人 民 出 版 社

L: 25①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文件集**

Xibanya Gongchandang Dishi 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Wenjianji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72,000 字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

书号 3001·1916 定价 0.89 元

目 录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圣地亚哥·卡里略代表中央委员	
会在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	
报告 (1981年7月28日)	(1)
一、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1)
二、过渡时期和党的政策	(9)
民主联合的政策	(12)
左翼的市政协议	(16)
卡尔沃·索特洛的被任命与政变	(20)
目前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关系	(25)
特别法问题	(28)
三、党及其领导机构在工作中的错误	(31)
关于党的领导机构	(37)
关于党的机关	(40)
工会战线和文化战线	(42)
发扬党内民主	(44)
党的更新问题	(50)
四、欧洲共产主义在下一阶段的政策	(53)
我们的特征	(55)
危机、自治、恐怖主义和政变威胁	(57)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	(63)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81 年 7 月 31 日通过)	
一、国际政策	(63)
世界性危机和战争危险	(63)
争取建立一个为和平、裁军而斗争的广泛阵线	(65)

欧洲与左翼的作用	(68)
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	(71)
争取同第三世界建立新的关系	(74)
争取西班牙执行不和军事集团结盟的政策, 反对 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76)
二、过渡阶段	(79)
政变的企图	(79)
妇女和妇女运动对民主进程的贡献	(82)
联合政策及蒙克洛阿协议	(83)
1979 年 3 月大选和民主中间派联盟的右转	(85)
三、争取建立一个进步西班牙的左翼战略	(91)
民主团结的政策	(91)
新的进步的社会集团	(92)
群众行动和代议制机构	(97)
左翼团结的作用	(98)
巩固民主的合作政府	(99)
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	(102)
争取建立民主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	(105)
四、西班牙共产党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案	(110)
西班牙经济危机的特点	(110)
西班牙共产党的社会计划和经济方案	(113)
解决经济危机的中期进步方案的基本内容	(115)
危机和劳动市场	(124)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的发展	(127)
西班牙农业的发展	(128)
农业政策与社会政治民主	(129)
短期和中期方案	(131)
五、西班牙共产党的工会政策	(134)
工会的作用	(134)
群众性的、阶级的和参与制的工会运动	(137)
行动上的团结一致和工会多元化	(139)

在工会中的共产党人	(140)
集体谈判和危机	(141)
加强工人委员会工会联合会	(142)
农业工会	(143)
六、争取对国家机构进行民主改革	(145)
对国家机构进行民主改革的建议	(148)
自治	(155)
恐怖主义	(166)
文化危机和国家意识形态机构的民主化	(168)
七、西班牙共产党	(177)
西班牙共产党章程	(195)
(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81年7月31日通过)	
西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	(227)
西共十大选出的中央财务监察委员会委员名单	(231)
西共十大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名单	(232)
西共十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名誉委员名单	(233)

附 录

西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名单	(234)
西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选出的西共主席、西共总书记	
和副书记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名单	(236)

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圣地亚哥·卡里略代表中央 委员会在西班牙共产党第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

(1981年7月28日)

一、党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在十大召开的时刻,我国面临的世界政治形势令人十分担忧。冲突和战争的危险在增长;有些地方局势紧张;令人不安的军备竞赛正在展开。国际政治形势如不发生变化,欧洲将会贮存大量的核武器,这是不祥之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磨擦还在继续,甚至有所加剧。

大量的财富被用于研制新式武器,从而削弱了旨在改变广大地区的落后面貌和不发达状况的工作,取消了旨在着手解决发达国家中还盛行的严重不公正和不平等现象的工作。

军事集团政策,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预,甚至公开的干涉,有时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也发生不团结现象,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实力和权势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这都对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构成了实际威胁。

在出现这一系列消极因素的同时,很大一部分世界舆论也发生了异化现象,之所以发生这一异化现象,是因为这部分舆论,与

一小撮真正掌握实权决定国际政策的人之间缺少联系。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几个月前在马德里举行的欧洲合作与和平会议，公众对会议进行情况一无所知，得到的印象是他们的代表正在那里消磨时间，等待着大国在远离马德里的地方作出决定。

这一异化也是由于把报道当作操纵的对象而发生的。有些日常小事被精心渲染夸大了，而一些事关人类命运的大事和决定却被置于次要地位或不让人们知道。此外，一方面还由于占支配地位的生活方式本身，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危机带来的后果以及在每个国家产生的影响，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个人的、团体的和部门的问题，而不是引向包括这些问题的全局性问题。

这几年来，党的领导机构注意了国际政治问题，因为考虑到这些问题对我国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我们未能使全党都积极关心这些问题，更没有使舆论注意这些问题，只是注意了一些局部方面。比如在我们党内曾多次讨论过阿富汗被占领的问题，也进行过声援尼加拉瓜革命，波利萨里奥阵线和其他解放运动的活动。很荣幸，进行国际主义的声援在西班牙共产党内是一种很强烈的情感，西班牙共产党的整个传统都是渗透着国际主义声援的精神。

为了使人们了解集团政策的危险性和克服集团政策的必要性，我们做了一些政治思想工作，但效果还不能令人满意。经常还会出现这样的观点，即认为集团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并认为人们最终还是要选择一个思想上比较接近的集团。

这种思想是和人们对历史的回忆有联系的，因为想起过去，人们总是把世界战争和革命连在一起，而看不到当代这样一个根本情况：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预见的那样，在目前情况下，具有大规模杀伤力的现代化武器，不可能使世界战争导致革命危

机的到来，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并可能导致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同归于尽。*

这种想法还在人们之中有影响，它削弱我们为和平而斗争的力量，助长这样一种倾向，即把为争取和平的斗争当成支持集团行动的一个手段，而不是当成目标本身。我们共产主义理想的整个前途取决于这个目标能否实现。在这方面，有一种思想认为国际阶级斗争当今就表现为两个集团的对抗，而不是表现在争取解散集团，争取在国际关系中摆脱两大集团威胁的行动。这种思想就意味着听天由命地接受下列看法：阶级矛盾就是靠各阶级同归于尽来解决——《共产党宣言》中已提出这种可能性了——而不是靠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来解决。

这种想法也不能促进为阻止西班牙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进行有效的斗争。我们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决不是因为倾向于华沙条约组织。因此，我们拒绝把我们的运动同其调子可能使人产生这种印象的运动联系在一起。

我们反对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从我们对西班牙民族利益的考虑出发的——我强调民族利益，因为我们认为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已超越左派、右派或中间派的立场，而成为与大家都有关的问题；我们反对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是从我们反对军事集团和维护和平的政策出发的。

从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政府还未提出一个能够论证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的的严肃论据。在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都是中立的；认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西班牙不能再中立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有人说，占领欧洲的军队是不会在比利牛斯山停住脚步而尊重我们中立的，但他们闭口不说，如果真的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由于我们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我们的

中立就更不会受到尊重。如果真是如此，到那时我们就将遭受核毁灭，也就谈不上捍卫国土了。

另一方面，问题不在于我们要不要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在于西班牙要为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出贡献。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外就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内能作出更大的贡献。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身就是一件不利于和平的行动，因为这将会改变目前的战略均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把西班牙扩大进去，就会引起华沙条约组织也吸收新成员，以保持平衡。这样发展下去，在棋盘上你进一步，我进一步，最终两大集团就要进行拼杀。这对世界和平，当然也对西班牙，是十分危险的一着。

正是为了保持战略平衡，意大利共产党人和法国共产党人，我认为甚至包括葡萄牙共产党人，都同意在还没有可能解散集团之前，他们各自的国家还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内。

西班牙加入欧洲共同体遇到了重重障碍，而大西洋联盟的大门却为我们敞开；人们让西班牙把军队驻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此同时，却对我们的农产品进入欧洲设置障碍，这些都是相当奇怪的事。

我们在军事技术上相对地落后，也不是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理由。比如说，我们没有核武器，如果这件事应促使我们有所行动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去促进欧洲的非核化，至少要争取把设置在欧洲大陆——东欧和西欧——的原子武器减少到最低水平。

西班牙真正民族的和独立的外交，应该是努力去争取实现上述目标。不应对任何人掩盖布满欧洲大陆的核导弹的危险。这不会有助于保障欧洲的安全，只会对美国的安全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发生核战争也只会欧洲大陆进行，美洲大陆就象前两次世界大战一样，不但不会受到直接的危害，最终反而会加强美国对

整个西方的霸权地位。

如果考虑到稳定西班牙民主的明显需要，那就更要谴责把我国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企图。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将会使西班牙人发生更大的分裂，给西班牙全国的局势增加造成脆弱和不稳定的新因素；使议会各种力量之间发生对立，而这些力量之间的合作对于巩固西班牙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力争把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先挂起来，如果现在有这种可能，我们仍想把它挂起来。总之，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项非同小可的决定，不能由议会的多数来决定。应当通过公民投票来征求西班牙人民的意见，因为它关系到西班牙人民的独立和生存。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接近。事实上，能否阻止发生这么大的蠢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在欧洲几个国家执政并参加了社会党国际的政党。如果民主中间派联盟的政府在采取这样一个危险的决定以前，拒绝通过公民投票征求西班牙人民意见的话，我们就应争取这些社会党的支持。

我们说过，世界局势是严重的，令人不安的。我们正经历着一场经济危机，这一危机同时也是一场文明危机。第三世界的许多原料出产国起来反对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它们的崛起，打破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关系形式，从根本上打破了在西方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制度的平衡，使现在的危机带有持久的性质。这一因素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科技的发展汇合在一起，正造成这样的后果：失业增加、企业破产、社会机体遭到更大的破坏。目前正以惊人的规模出现大批青年成为流氓无产者，对社会不适应的现象。他们不是不接受这个社会，而是不满意自己所

处的阶级地位。

无疑，面对当今的危机，老一套办法已经不起作用了。无论从阶级观点看，还是从任何一种社会生活得以维持下去的角度看，都要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彻底的变革。这种变革要具有社会化的趋向和得到国际支持。

所有的保守力量看到这一客观需要，都行动起来，力图避免在危机得到解决的同时产生比较公正和平等的社会形态。它们甚至企图制造对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听天由命的心理。人们都预测，将会出现粮食更加困难的时期，而与此同时只要从今天用于军备竞赛的巨大财富中拿出一部分，就可以在目前生产不发达的广大地区发展粮食生产，创造福利。

对所有真正进步的力量来说，决定性的任务是争取世界政治有一个深刻的变革，使世界政治朝着和平、逐步裁军、合作和争取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方向发展。应该使世界为和平而努力，而不象今天这样在准备战争。这就需要各国敞开国门，让人民之间进行频繁的交往，使对武器的监督得到充分的保障。

欧洲现在尚未获得不受两个大国摆布的自主权，一旦获得，就可能而且应该在使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再次复兴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显然，即使在经济领域内，采取这种自主立场也是必要的。如果欧洲不共同努力，在各个领域内不真正执行自己的政策，那么里根政府在货币体系及经济交流方面开始执行的政策是不会给未来带来景气的。

法国的选举结果给人们以希望。密特朗当选，左翼的胜利，组成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以及法国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接受一个共同纲领性的文件，这一切对开始变革可能具有很大意义。我

们党也可以接受象法国那样内容的纲领。

我们应无保留地欢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做法，他有胆量向美国当权者说，法国政府的组成和共产党人入阁，是由法国人民决定的，而不是由美国来决定的。

应当承认，这是密特朗给人们上了一课，要大家保持民族尊严和政治上的坚定。密特朗通过自己的表现也许已成为当今欧洲左翼最重要的领袖。

意大利各界舆论承认，如果说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已经衰退，那么其中主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它拒绝了历史性的妥协。拒绝历史性妥协也就阻碍了民主制度的作用，它作为未来的力量也就信誉扫地了。

在法国出现的希望好象也可能在其他国家出现。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丢失的选票几乎第一次没有转到“意大利社会运动”方面去，而是转到左翼方面去了；在希腊，泛希社会主义运动有可能赢得下次大选的胜利；在塞浦路斯，共产党最近在大选中成了第一大党；在英国，尽管社会民主党从工党中分裂出来，但工党在伦敦的地区选举中仍赢得了胜利。

至于西班牙，在未来的选举中存在着左翼取得进展的可能性。那时，将能制定一项比现政府执行的更加一致和进步的国际政策。这一国际政策旨在使世界形势有真正的转变。

在最近同意大利同志的会谈中，我们双方都认为，欧洲左翼和进步力量都面临着世界性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危机和它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军备竞赛、战争危险等，有必要重新开展共同行动。

这些共同行动要求西欧各国共产党更加持久地进行合作，因为它们在这些共同行动中应起非常必要的作用。虽然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步骤，如布鲁塞尔会议，但我们认为西欧各国共产党之间

缺少一种持续的合作，这是一种不利的条件，它削弱了共产党在欧洲的影响和主动地位。西欧各党的合作要想成为有效的合作，也应该是自主的合作。

为此，我们提议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以便达到1980年5月我们和当时法国社会党书记密特朗在马德里会晤时所确定的目标。我还记得当时发表的公报中，我们一致认为，“欧洲工人运动各党间开展对话和辩论是有好处和重要的”。密特朗就那次会晤对报界说，“我们双方都重申了过去各自所说的欧洲——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到地中海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全体代表们的倡议和会晤是多么的有用，它可使欧洲工人运动重新活跃起来。当然，每个党也要保持其特征：这就是仍有社会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之分。”

如果说这在1980年曾是需要的，那么现在就更加需要了，这可使欧洲——当前这样的欧洲——恢复它在世界政治中的自主作用。

由于我们都了解欧洲在过去殖民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欧洲彻底改变过去执行的政策，它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是可以发挥其作用的。也就是说，欧洲应当支持第三世界人民争取自由和真正独立的事业，支持他们发展经济，支持他们克服南北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欧洲应当支持尼加拉瓜革命、萨尔瓦多人民的斗争，支持撒哈拉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和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等。欧洲应该促使各国人民解放运动和克服不发达状态的斗争在真正独立的情况下得到发展，而不成爲集团之间冲突的目标。也就是说，欧洲今天应当起的作用应该同它过去在殖民主义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目前在资产阶级政党影响下的某些国家仍企图要做的事情完全相反。

提出欧洲的作用问题，并不是看轻其他国家。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要重新估价把世界各国团聚在一起的组织即联合国的作用。至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认为，这些国家如能提出一个具体建议——不是一个简单的一般性的意向声明，而是一个关于解散军事集团、取消在外国的军事基地的具体而明确的建议，规定具体的期限、切实可行而又合理的日期和日程，那将是对改变世界政治和巩固和平作出头等重要的贡献。

二、过渡时期和党的政策

现在我想谈一谈近四年来政治变化的情况。

在实行法西斯专制的现代国家里，只是在得到外国军队支持的情况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或在军队的团结发生危机，一部分军队起来反对独裁统治的情况下（如在葡萄牙），才实现彻底决裂。

上述两种情况，在西班牙都没有出现过，那时也无法预见会不会出现。谈到民主决裂的时候，谁都不是指同国家机器的彻底决裂，而是指可以通过强大的群众运动建立一个不受以前法律约束的临时政府。我认为，我们在变革前几年发表的文件中（那时，我们提出了争取自由协议），甚至在我们提出的关于临时政府的几点纲领中，这个问题都是非常清楚的。西班牙共产党始终强调的、可能取得一致的基本点就是：

1. 建立一个广泛联合的临时政府；
2. 全面大赦政治犯和政治流亡者；
3. 实行没有任何歧视的政治自由；
4. 暂时实行三十年代生效的、也就是由公民投票表决的自治

章程，承认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和加利西亚特殊的民族地位，实行各大区的自治。

5. 自由选举产生立宪议会，让它来决定西班牙未来的政治制度。

当时，我们也没有预见到，建立这种政府就会意味着冲垮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只有通过加强民主改革进程，才能削弱资产阶级领导权，至少是我们处在社会政治民主制度下时，才能使它消失。

我之所以说上述情况，是因为在我们的讨论中有时对民主决裂概念的理解产生了混乱，把民主决裂概念同彻底改革国家机器以及同领导权混为一谈。结果，当没有发生这样的决裂时，人们就把这件事的意义夸大了，说过了头，并得出结论说，党在民主制度下失去了它在反佛朗哥的反对派中曾有过的领导地位，从而混淆了不同的范畴，陷入严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

我认为，如果想客观地评价反佛朗哥的抵抗运动，那么，首先就应该明确这样一个事实：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参加抵抗运动的，只是西班牙人民中的一小部分人，从来不是大部分人。我们谈到西班牙共产党在反对派中起过领导作用，是指共产党人在西班牙少数人——当然是西班牙社会中最有觉悟的和最积极的人——中所起的作用。要是这次变革是通过一场革命实现的，那么这少数人就会完全变成多数。然而这一变革是通过前一阶段在合法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实现的，因此舆论就没有发生这种彻底改变。然而，我们共产党人保持了自己的影响，而且由于在1979年的大选中获得了二百万张选票而扩大了我们的影响。

我们提出了全国和解方针，后来又使它具体体现在争取自由协议中。在此基础上制定的战略是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执行的，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方针。这个战略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这种

认识提出来的，即在那个历史时期，社会上广大人民群众虽然向往民主，但是在国内战争遭受失败的历史性记忆还在他们思想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产生消极情绪，在那样的时期中实行彻底的革命变革是不可能的。在那个社会里，独裁统治了四十年，其中从六十年代起资本主义发展达到了高潮，同过去相比，建立了一些有某些相对的福利设施的地区，但缺少广泛的集体联系。这样的社会就产生了不团结现象，对全国重大的问题漠不关心的现象以及狭隘的行会主义等。

党现在基本上继续执行过去制定的战略，尽力对改革进程施加影响，使这一进程的结果接近民主决裂应该产生的结果。

因为我们不抱幻想，即使实现了象我们设想的民主决裂，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大部分同样还会存在，如：前政权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带有大家所熟悉的各种弊端；经济危机及其社会后果；自治问题；可能还有恐怖主义。所不同的是假如产生这一决裂，党就可能拥有更强大的选举阵地，从而在政治决策方面，能施加更大的影响。

我还是认为，存在这些问题，并不是因为没有实现民主决裂。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一些情况。在三十年代，那时确实同以前的政权实行了民主决裂，但是共和国宣布成立没有几个月，不满情绪就表露出来了。所以政治改革后人们感到失望，这并不是这个时期和这个国家出现的独特现象。

在大的变革运动中也会出现低潮时期，这是客观规律。不应忘记在1931年实现共和国的民主决裂之后，到1933年的两年中，右派又重新得势，建立了两年的黑暗统治。

象我这样年纪的一代人在那个时代都看到过，有些人面对捉摸不定的前景感到失望，动摇了，于是逃散了，脱党了。所以，回顾